

現代范文

1962年5月

目 录

药.....	鲁 迅 (1)
白杨礼赞.....	茅 盾 (10)
名人和名言.....	鲁 迅 (12)
肯尼迪的“如意算盘”.....	《人民日报》 (17)

秋天的后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太阳还没有出，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；除了夜游的东西，什么都睡着。华老栓忽然坐起身，擦着火柴，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，茶馆的两间屋子里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。

“小栓的爹，你就去么？”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。里边的小屋子里，也发出了一阵咳嗽。

“唔。”老栓一面听，一面应，一面扣上衣服；伸手过去说，“你给我罢。”

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包洋钱，交给老栓，老栓接了，抖抖的装入衣袋，又在外面按了两下；便点上灯笼，吹熄灯盏，走向里屋子去了。那屋子里面，正在窸窸窣窣的响，接着便是一通咳嗽。老栓候他平静下去，才低低的叫道，“小栓……你不要起来。……店么？你娘会安排的。”

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，料他安心睡了；便出了门，走到街上。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，只有一条灰白的路，看得分明。灯光照着他的两脚，一前一后的走。有时也遇到几只狗，可是一只也没有叫。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；老栓倒觉爽快，仿佛一旦变了少年，得了神通，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，跨步格外高远。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，天也愈走愈亮了。

老栓正在专心走路，忽然吃了一惊，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，明明白白横着。他便退了几步，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，蹩进檐下，

靠門立住了。好一会，身上覺得有些發冷。

“哼，老头子。”

“倒高兴……。”

老栓又吃一惊，睜眼看時，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。一個還回頭看他，樣子不甚分明，但很象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，眼里閃出一種攫取的光。老栓看看燈籠，已經熄了。按一按衣袋，硬硬的還在。仰起頭兩面一望，只見許多古怪的人，三三兩兩，鬼似的在那里徘徊，定睛再看，却也看不出什麼別的奇怪。

沒有多久，又見幾個兵，在那边走動；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圓圈，遠地里也看得清楚，走過面前的，並且看出号衣上暗紅色的鑲邊。——一陣腳步声响，一眨眼，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。那三三兩兩的人，也忽然合作一堆，潮一般向前趕；將到了字街口，便突然立住，簇成一個半圓。

老栓也向那邊看，却只見一堆人的后背；頸項都伸得很長，仿佛許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著。靜了一会，似乎有點聲音，便又動搖起來，轟的一聲，都向后退；一直散到老栓立著的地方，幾乎將他擠倒了。

“喂！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！”一個渾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象兩把刀，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。那人一只大手，向他攤著；一只手却攥著一個鮮紅的饅頭②，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。

老栓慌忙摸出洋錢，抖抖的想交給他，却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。那人便焦急起來，嚷道，“怕什麼？怎的不拿！”老栓還躊躇著；黑的人便搶過燈籠，一把扯下紙罩，裹了饅頭，塞與老栓；一手抓過洋錢，捏一捏，轉身去了。嘴里哼著說，“這老東西……。”

“這給誰治病的呀？”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，但他並不答

应；他的精神，现在只在一个包上，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，别的事情，都已置之度外了。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，移植到他家里，收获许多幸福。太阳也出来了；在他面前，显出一条大道，直到他家中，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“古□亭口”这四个黯淡的金字。

二

老栓走到家，店面早经收拾干净，一排一排的茶桌，滑溜溜的发光。但是没有客人：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，大粒的汗，从额上滚下，夹袄也帖住了脊心，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，印成一个阳文的“八”字。老栓见这样子，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。他的女人，从灶下急急走出，睁着眼睛，嘴唇有些发抖。

“得了吗？”

“得了。”

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，商量了一会；华大妈便出去了，不多时，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，摊在桌上。老栓也打开灯笼罩，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。小栓也吃完饭，他的母亲慌忙说：

“小栓——你坐着，不要到这里来。”

一面整顿了灶火，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，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，一同塞在灶里；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，店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。

“好香！你们吃什么点心呀？”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。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，来得最早，去得最迟，此时恰恰踱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，便坐下问话，然而没有人答应他。“炒米粥么？”仍然没有人应。老栓匆匆走出，给他泡上茶。

“小栓进来罢！”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，中间放好一

条凳，小栓坐了。他的母亲端过一碟烏黑的圓东西，輕輕說：——

“吃下去罷，——病便好了。”

小栓撮起这黑东西，看了一会，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，心里說不出的奇怪。十分小心的拗开了，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，白气散了，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。——不多工夫，已經全在肚里了，却全忘了什么味；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。他的旁边，一面立着他的父亲，一面立着他的母亲，两人的眼光，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；便禁不住心跳起来，按着胸膛，又是一陣咳嗽。

“睡一会罢，——便好了。”

小栓依他母亲的話，咳着睡了。华大媽候他喘气平靜，才輕輕的給他盖上了滿幅补釘的夾被。

三

店里坐着許多人，老栓也忙了，提着大銅壺，一趟一趟的給客人冲茶；两个眼眶，都围着一圈黑綫。

“老栓，你有些不舒服么？——你生病么？”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說。

“沒有。”

“沒有？——我想笑嘻嘻的，原也不象……”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。

“老栓只是忙。要是他的儿子……”駝背五少爷話还未完，突然闖进了一个滿臉橫肉的人，披一件玄色布衫，散着紐扣，用很寬的玄色腰帶，胡乱紮在腰間，剛進門，便对老栓嚷道：——

“吃了么？好了么？老栓，就是运气了你！你运气，要不是我信息灵……。”

老栓一手提了茶壺，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；笑嘻嘻的听。滿座的人，也都恭恭敬敬的听。华大媽也黑着眼眶，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，加上一个橄欖，老栓便去冲了水。

“这是包好！这是与众不同的。你想，趁热的拿来，趁热吃下。”横肉的人只是嚷。

“真的呢，要沒有康大叔照顾，怎么会这样……”华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。

“包好，包好！这样的趁热吃下。这样的人血馒头，什么痼病都包好！”

华大媽听到“痼病”这两个字，变了一点脸色，似乎有些不高興；但又立刻堆上笑，搭趣着走开了。这康大叔却沒有覺察，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，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。

“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。这病自然一定全好；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。”花白胡子一面說，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，低声下气的問道，“康大叔——听说今天結果的一个犯人，便是夏家的孩子，那是誰的孩子？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“誰的？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？那个小家伙！”康大叔見众人都聳起耳朵听他，便格外高兴，横肉塊塊飽綻，越发大声說，“这小东西不要命，不要就是了。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沒有得到好处；連剝下来的衣服，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义拿去了。——第一要算我們栓叔运气；第二是夏三爷賞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銀子，独自落腰包，一文不花。”

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走出，两手按了胸口，不住的咳嗽；走到灶下，盛出一碗冷飯，泡上热水，坐下便吃。华大媽跟着他走，輕輕的問道，“小栓你好些么？——你仍旧只是肚餓？……”

“包好，包好！”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，仍然回过臉，对众人說，

“夏三爷真是乖角儿，要是他不先告官，连他满门抄斩。现在怎样？银子！——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！关在牢里，还要劝牢头造反。”

“阿呀，那还了得。”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，很显出气愤模样。

“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，他却和他攀谈了。他说，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。你想：这是人话么？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，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，榨不出一点油水，已经气破肚皮了。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，便给他两个嘴巴！”

“义哥是一手好拳棒，这两下，一定够他受用了。”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。

“他这贱骨头打不怕，还要说可怜可怜哩。”

花白胡子的人说，“打了这种东西，有什么可怜呢？”

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，冷笑着说，“你没有听清我的话；看他神气，是说阿义可怜哩！”

听着的人的眼光，忽然有些板滞；话也停顿了。小栓已经吃完饭，吃得满身流汗，头上都冒出蒸汽来。

“阿义可怜——疯话，简直是发了疯了。”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。

“发了疯了。”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。

店里的坐客，便又显出活气，谈笑起来。小栓也趁着热闹，拼命咳嗽；康大叔走上前，拍他肩膀说：——

“包好！小栓——你不要这么咳。包好！”

“疯了。”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。

四

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，本是一塊官地；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，是貪走便的人，用鞋底造成的，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。路的左边，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，右边是穷人的丛冢。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，宛然闊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。

这一年的清明，分外寒冷；楊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。天明未久，华大媽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，排出四碟菜，一碗飯，哭了一場。化过紙，呆呆的坐在地上；仿佛等候什么似的，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么。微風起来，吹动他短发，确乎比年白得多了。

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，也是半白头发，襦褌的衣裙；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籃，外挂一串紙紮，三步一歇的走。忽然見华大媽坐在地上看他，便有些躊躇，惨白的脸上，现出些羞愧的顏色；但終于硬着头皮，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，放下了籃子。

那坟与小栓的坟，一字儿排着，中間只隔一条小路。华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，一碗飯，立着哭了一通，化过紙紮；心里暗暗地想，“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。”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，忽然手脚有些发抖，踉踉蹌蹌退下几步，瞪着眼只是发怔。

华大媽見这样子，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，便忍不住立起身，跨过小路，低声对他說，“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，——我們还是回去罢。”

那人点一点头，眼睛仍然向上瞪着；也低声吃吃的說道，“你看，——看这是什么呢？”

华大媽跟了他指头看去，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，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，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，煞是难看。再往上仔細看时，却不觉也吃一惊；——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，围着那尖圓的坟頂。

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，但望這紅白的花，却還能明白看見。花也不很多，圓圓的排成一個圈，不很精神，倒也整齊。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坟，却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，零星开着；便覺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，不願意根究。那老女人又走近幾步，細看了一遍，自言自語的說，“這沒有根，不象自己开的。——這地方有誰來呢？孩子不會來玩；——親戚本家早不來了。——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”他想了又想，忽又流下淚來，大聲說道：——

“瑜兒，他們都冤枉了你，你還是忘不了，傷心不過，今天特意顯點靈，要我知道麼？”他四面一看，只見一只烏鴉，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，便接着說，“我知道了。——瑜兒，可憐他們坑了你，他們將來总有報應，天都知道；你閉了眼睛就是了。——你如果真在這裡，聽到我的話，——便叫這烏鴉飛上你的坟頂，給我看罷。”

微風早經停息了；枯草支支直立，有如銅絲。一絲发抖的聲音，在空氣中愈顫愈細，細到沒有，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。兩人站在枯草叢里，仰面看那烏鴉；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，縮著頭，鉄鏽一般站着。

許多的工夫過去了；上坟的人漸漸增多，幾個老的小的，在土坟間出沒。

華大媽不知怎的，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，便想到要走；一面勸著說，“我們還是回去罷。”

那老女人嘆一口氣，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；又遲疑了一刻，終於慢慢地走了。嘴裏自言自語的說，“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……”

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，忽听得背後“啞——”的一聲大叫；兩個人都竦然的回過頭，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，一挫身，直向着遠

处的天空，箭也似的飞去了。

一九一九年四月。

注 释

- ①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五号。按篇中人物夏瑜的姓名系由清朝末年革命者秋瑾而来。秋瑾在徐錫麟被杀以后不久，也遭清政府杀害，就义的地点在绍兴軒亭口。軒亭口是绍兴城内的大街，街旁有一牌楼，匾上題有“古軒亭口”四字。
- ② 从前我國民間曾有一种迷信，以为人血可以医治肺病；所以在处决犯人时，常有人向刽子手去买蘸过人血的馒头。

白楊礼贊 茅盾

白楊树实在是不平凡的，我贊美白楊树！

汽車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馳，扑入你的視野的，是黃綠錯綜的一條大毡子。黃的是土，未開垦的荒地，几十萬年前由偉大的自然力堆積成功的黃土高原的外壳；綠的呢，是人類勞力戰勝自然的成果，是麥田。和風吹送，翻起了一輪一輪的綠波，——這時你會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“麥浪”，若不是妙手偶得，便確是經過錘煉的語言的精華。黃與綠主宰着，无边无垠坦蕩如砥，這時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遠山的連峰提醒了你（這些山峰憑你的肉眼來判斷，就知道是在你腳底下的），你會忘記了汽車是在高原上行駛。這時你涌起來的感想也許是“雄壯”，也許是“偉大”，諸如此類的形容詞；然而同時你的眼睛也許覺得有點倦怠，你对當前的“雄壯”或“偉大”閉了眼，而另一種的味儿在你心头潛滋暗長了——“單調”。可不是？單調，有一點兒吧？

然而剎那間，要是你猛抬眼看見了前面遠遠有一排——不，或者只是三五株，一株，傲然地聳立，象哨兵似的樹木的話，那你的懨懨欲睡的情緒又將如何？我那時是惊奇地叫了一聲的。

那就是白楊树，西北極普通的一種樹，然而實在是不平凡的一種樹。

那是力爭上游的一種樹，筆直的干，筆直的枝。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，象加過人工似的，一丈以內絕無旁枝。它所有的極枝一律向上，而且緊緊靠攏，也象加過人工似的，成為一束，絕不旁逸斜出。它的寬大的葉子也是片片向上，幾乎沒有斜生的，更不用說

倒垂了。它的皮，光滑而有銀色的暈圈，微微泛出淡青色。这是虽在北方風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。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細，它却努力向上发展，高到丈許，兩丈，参天聳立，不折不撓，对抗着西北風。

这就是白楊树，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，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。

它沒有婆娑的姿态，沒有屈曲盤旋的虬枝。也許你要說它不美。如果美是专指“婆娑”或“旁逸斜出”之类而言，那么，白楊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。但是它伟岸，正直，朴質，严肃，也不缺乏温和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，它是树中的伟丈夫。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，看見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楊树，难道你就只觉得它只是树？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質，严肃，坚强不屈，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？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，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，到处有坚强不屈，就象这白楊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們家乡的哨兵？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，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結，力求上进的白楊树，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蕩、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？

白楊是不平凡的树，它在西北极普通，不被人重視，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；它有极强的生命力，磨折不了，压迫不倒，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。我贊美白楊树，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，尤其象征了今天我們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質、坚强、力求上进的精神。

让那些看不起民众、賤視民众、頑固的倒退的人們去贊美那貴族化的楠木（那也是直挺秀碩的），去鄙視这极常見、极易生长的白楊树吧，我要高声贊美白楊树！

名人和名言^①

魯迅

《太白》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《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》^②，他举出：第一道是說“要做白話由于文言做不通”，第二道是說“要白話做好，先須文言弄通”。十年之后，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，“他以为你們說文言难，白話更难。理由是現在的口头語，有許多是古語，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現在口头語的某音，就是古代的某音，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，就要写錯。……”

太炎先生的話是极不錯的。現在的口头語，并非一朝一夕，从天而降的語言，里面当然有許多是古語，既有古語，当然会有許多曾見于古书，如果做白話的人，要每字都到《說文解字》里去找本字，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。然而自从提倡白話以来，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話的主旨，是在从“小学”里寻出本字来的，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借字。誠然，如太炎先生說：“乍見熟人而相寒暄曰‘好呀’，‘呀’即‘乎’字；应人之称曰‘是唉’，‘唉’即‘也’字。”但我們即使知道了这两字，也不用“好乎”或“是也”，还是用“好呀”或“是唉”。因为白話是写給現代的人們看，并非写給商周秦汉的鬼看的，起古人于地下，看了不懂，我們也毫不畏縮。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，其实是文不对題的。这緣故，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，用得范围太广了。

我們的知識很有限，誰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，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：听博識家的話好，还是听專門家的話好呢？解答似乎很容易：都好。自然都好；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，却覺得必須有相当的警戒。因为是：博識家的話多浅；專門家的話多悖

的。

博識家的話多淺，意義自明，惟專門家的話多悖的事，还得加一点申說。他們的悖，未必悖在讲述他們的專門，是悖在倚专家之名，来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。社会上崇敬名人，于是以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，却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學問或事業。名人被崇奉所誘惑，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學問或事業，漸以为一切无不胜人，无所不談，于是乎就悖起来了。其实，專門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，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。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，小學的大師，倘談文獻，讲《說文》，当然娓娓可听，但一到攻击現在的白話，便牛头不对馬嘴，即其一例。还有江亢虎^③博士，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，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，我不知道。只是今年忘其所以，談到小學，說“‘德’之古字为‘底’，从‘直’从‘心’，‘直’即直覺之意”，却真不知道悖到哪里去了，他竟連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。这种解釋，却須听太炎先生了。

不过在社会上，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，既是名人，也就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。所以譯一本欧洲史，就請英国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，編一本經濟学，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；学界的名人紹介医生，說他“术擅岐黃”^④，商界的名人称贊画家，說他“精研六法”^⑤。……

这也是一种現在的通病。德国的細胞病理学家維爾曉(Virchow)^⑥，是医学界的泰斗，举国皆知的名人，在医学史上的位置，是极为重要的，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論，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，据赫克尔(Haeckel)^⑦說，很給了大众不少坏影响。因为他學問很深，名甚大，于是自視甚高，以为他所不解的，此后也无人能解，又不深研进化論，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。現在中国屢經紹介的法国

昆虫学大家法布耳 (Fabre) ⑧，也頗有这傾向。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：一是嗤笑解剖学家，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。但倘无解剖，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，因为观察的基础，也还是解剖学；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，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，是有理可說的，但憑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，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，却是多余了。有些严正的科学家，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詞，实也并非无故。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，那么，他的大著作《昆虫記》十卷，讀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，也很有益的书。

不过名人的流毒，在中国却較为利害，这还是科举的余波。那时候，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，和天下国家何涉，但一登第，真是“一举成名天下知”，他可以修史，可以衡文，可以临民，可以治河；到清朝之末，更可以办学校，开煤矿，练新軍，造战艦，条陈新政，出洋考察了。成績如何呢，不待我多說。

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，一成名人，便有“滿天飞”之概。我想，自此以后，我們是應該將“名人的話”和“名言”分开来的，名人的話并不都是名言；許多名言，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。这也就是說，我們應該分別名人之所以名，是由于那一門，而对于他的專門以外的纵談，却加以警戒。苏州的学子是聰明的，他們請太炎先生讲国学⑨，却不請他讲簿記学或步兵操典，——可惜人們却又不肯想得更細一点了。

我很自歎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。但“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”，这大約也无伤于先生的“日月之明”⑩的。至于我的所說，可是我想，“愚者千慮，必有一得”，盖亦“愚諸日月而不刊”⑪之論也。

七月一日

注 释

- ① 本篇最初發表于1935年7月20日《太白》半月刊第2卷第9期，署名越丁。
- ② 这篇文章發表于1935年6月20日《太白》半月刊第2卷第7期。它开头說：“保守文言过去有过两道策……直到最近，才由章太炎提出白話比文言还要难做的話头来，勉强算是繼了第三道。”后来又引証了章太炎自己的話：“叙事欲声口畢肖，須录当地方言。文言如此，白話亦然……用語自不能限于首都，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。然則非深通小学，如何可写白話哉。尋常語助之字，如‘焉，哉，乎，也’。今白話中，‘焉，哉’不用，‘乎，也’尚用。如乍見熟人而相寒暄，曰‘好呀’，‘呀’即‘乎’字；应人之称曰‘是唉’，‘唉’即‘也’字。‘夫’字文言用在句末……即白話文之‘罢’字……‘矣’轉而为‘哩’……‘乎，也，夫，矣’四字，仅声音小变而已，論理应用‘乎，也，夫，矣’，不应用‘呀，唉，罢，哩’也。”（按原文見章太炎星期講演全稿：《白話与文言之关系》。）
- ③ 江亢虎，江西上饒人，辛亥革命后曾組織“中国社会党”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担任敌伪政府的考試院长。1935年2月他在上海發起存文会，以“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”，这里說“談到小学”，就是1935年3月間他在上海“讲学”时說的話。
- ④ 岐黃，指黃帝和岐伯。黃帝岐伯，指《黃帝內經》，这是我国有名的医学古籍，大約是战国时期的著作。全书分《素問》和《灵枢》两部分，前者用黃帝和岐伯問答的体裁討論生理、病理治疗的情况，后者主要讲述循环系及一般解剖学、針灸疗法等。
- ⑤ 中国画过去有“六法”的說法。南齐謝赫的《古画品录》中說：“画有六法……一气韵生动是也；二骨法用笔是也；三应物象形是也；四随类賦彩是也；五經営位置是也；六傳移模写是也。”
- ⑥ 維尔曉（1821—1902年），德国病理学家。在生物学上，他采取活力的机械观，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論。他的主要著作有《細胞病理学》等。